



DUKU

读
库

1204





DUKU1204

杨以磊 绘

编号: 1204

DUKU1204
2012.8.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库1204/张立宪主编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5133-0888-5

I. 读… II. 张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17-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(2012) 第212475号

读库1204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83398809

官方网站: 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 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645mm×925mm 1/16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12年8月第一版 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888-5

定 价: 30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DUKU1204 · 目录 ·

01-60	人穷智不短	陈一鸣
61-121	“孩纸们”	王小妮
122-142	饕餮在六零年	杜 元
143-180	庚子年的民族英雄	聂作平
181-188	二十一年后的演讲	昂山素季
189-223	女诗人相册	庄加逊
224-260	抗战最后两年	傅惟慈
261-288	舌染红尘	荆 方
289-307	关银行	张 明
308-317	熟水代茶	孟 晖

人穷智不短

陈一鸣

穷是一种困境，不管缺的是什么，都是穷。

六平方米的平房里住着一家三口，孩子一天天长高，躺床上一伸腿就蹬到墙，不得不蜷着身子睡。要让孩子伸展双腿睡个囫囵觉，怎样既不“私搭乱建”，又能把屋内空间扩出十几厘米？艺术家宋冬展示了一种匪夷所思的解决方案：紧贴房子临街的外墙慢慢砌起一堵新的墙，砌好了，再从屋里把旧的墙悄悄拆掉。不能有太大动静，一切要以日积月累的方式进行，完成这一工程，耗时大约两年，屋子多出了十几厘米的进深。

在宋冬看来，这种解决方案展现了穷人的智慧，充满机智、狡诈、周旋和无奈。人没有权利占有公共空间，情急之下，就借助墙的权利让双腿得以舒展。

借助“墙权”达成“人权”，宋冬称之为“借权”。事实上，能

让人“借权”的东西不只是墙，废砖烂瓦、废旧轮胎、大衣柜、自行车、床、门窗、塑料瓶子、煤球、白菜，甚至一棵树、一群鸽子，都能借人以权利。

宋冬把多年收集的这些“废品”一股脑搬进艺术殿堂，布置成他的个展，名为《穷人的智慧》。

向灾难借权利

借墙占地，这种方法从何而来？“多着呢！我住过的每个胡同、大杂院，很多人家用这个方法。不只是借墙占地，‘借物占地’也比比皆是，胡同和大杂院的街道为什么越来越狭窄？原因就在于此。”宋冬说。

进入《穷人的智慧》展厅，迎面头一件作品是“与树共生”。床中间长出一棵树，和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里表现的一样。树是不允许随便砍的，树拥有周围的空间，于是没有地方睡觉的人就借住在了树的空间里。

宋冬见识过不止一座“树房子”，还见过“树灶台”、“树箱子”。“树箱子”在北京尤多，一抱粗的树，四周用板子围起来，再加个顶，就是一个存储物品的大箱子。

然后是“与鸽共生”。平房顶上的鸽子笼，上半截是木头格子的鸽舍，底下的逼仄空间里摆着床铺。胡同里的房顶不允许私搭乱建，但可以养鸽子。房子里实在没有地方住，怎么办？聪明人就先搭一个大大的鸽子笼，养起鸽子来，过两年，慢慢把家里东西存上去，再过两年，人也住进去，又过两年，鸽子少一点。时间长了，这个“人鸽共生”的蜗居也就被默认为一间屋子。人的居住权利，就这么借鸽子的名义讨来。

“借景”曾是一种美学手段。宋冬总是举拙政园的例子：以园子主人的身份，还没有在园中建塔的资格，文徵明设计时就巧妙地把园外已经有的塔“借”到园景中来。穷人的“借权”，虽能用艺术的审

视归纳出一种美学，但在当事人的生活里只是一种无奈，是解决具体困难的努力。

五十二张单人、双人的木板床，在一片单独的空间里，被宋冬搭成弯弯曲曲的迷宫，观众穿行其间，一不小心就会撞到脑袋。床的迷宫，灵感来自胡同生活以及地震见闻。“胡同中十平方米挤着三代人，床必须摞起来，才能有生存的空间。这种窘境和生存方式却保住了一家人的性命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让这家人逃过了房塌的浩劫。”

宋冬经历的唐山地震，先是大家都把床搬到体育场去住，众多的床集中在一起，搭起了稳固的防震棚。局势稳定一些，就回到院落，但还不敢住在自己简陋的房子里，就在院子里搭一些地震棚。后来国家下令，把胡同里占地搭的棚子全拆掉，可是已经到手的居住空间，再收回去就太难了。“所以大家慢慢约定俗成，形成了所谓的平衡，你家占这么多，他家占这么多，就成了弯弯曲曲的大杂院。”

居住空间是人本应有的权利，却需要向树、向鸽子“借”来，但宋冬说，这都不是最无奈的。最无奈最沉重的，是“借助”灾难方能享有的权利。

“为什么汶川地震之后，我们才想起加固教学楼？孩子的生存权，家长的安全感，必须借助这样一场自然的、人为的灾难才能获得吗？”借权于灾难的例子，宋冬说起来滔滔不绝：“就拿北京地铁四号线的扶梯事故来说，遇难的那个十三岁男孩来北京，就是为了看看故宫、天安门和动物园，那天他哪怕睡懒觉都不会赶上那场灾难……但如果那个时间我带我的孩子去动物园，我就是那个痛不欲生的父亲。为什么我们非要借助人的生命和人为的灾难，才能获得追问质量和黑幕的权利？我们能不能不必借助灾难就享有安全感？”

最抽象的一件作品，是由十几扇大衣柜的前脸围成的一个圈，名为“圈地运动”。观众进入圈内，前后左右全是镜子和衣柜门。宋冬这样解释：“在圈内打开每一扇柜门，你会觉得你只是打开自己的衣柜，对面的空间全是你的；关上衣柜门，你会觉得圈内的空间全是你的。你觉得‘整个世界属于我’，其实什么都不是你的。”

更多的展品一眼看上去更像临时摆放在地上的建筑脚料、生活废品：两个轮胎上码着没腿的沙发，一辆旧三轮车，一个窗框子做成的箱子里码放着大白菜，一堆砖头上站着一辆自行车……

《穷人的智慧》筹备了六年，是2005年宋冬《物尽其用》的延续。那个展览所用，是母亲存了一辈子舍不得扔的旧物，共有一万多件。

在传统的文字历史中，史家更习惯留存“脊梁”的事迹和话语，民众往往被弃之如敝屣。“物尽其用”是母亲的实物日记，存的就是敝屣，弃之如弃命。展览后，宋冬发誓把这些物件像保存历史一样保存下来。为一万多件旧物获取存放空间的智慧，仍然来自母亲。她过去积攒的东西，有的存放在屋子里，有的存放在院子里，甚至防空洞里。

一张纸的七重用途

2002年8月，宋冬的父亲骤然辞世。一向开朗的母亲陷入极度痛苦中，一天到晚一言不发，不出门也不看电视。每天早上醒来，她就鼓捣自己平生积攒下来不舍得扔的东西。旧鞋、旧衣服、老肥皂，摊开来放在地板、沙发、空床上，摆着摆着就忽然泪如雨下。

再这样下去，母亲就与世隔绝、与人隔绝了，她把平时存放的不舍得扔的东西装满了整个房间和所有的台面。宋冬和姐姐焦虑万分却又束手无策，最后想了个办法，送母亲去南方旅游散心，趁她不在家扔掉一些东西，免得她回到家里又睹物思人。没想到，母亲一回家，看到整洁的房间，并没有高兴起来。当她发现自己的“收藏”忽然少了很多，很是生气，顿时恢复沉默，瘫坐在沙发里以泪洗面。

宋冬失眠了。如何才能让全家，尤其是母亲摆脱痛苦呢？整夜思考的结论是——孝顺孝顺，顺者为孝。他跟母亲说，妈，您摆弄这些东西能够开心，那就摆弄吧。可是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做吗？母亲回答：“你爸一走，我就怕这个房子空。”

宋冬明白，母亲是让旧物的“满”弥补人走的“空”。他开始了他的“物尽其用”计划：陪母亲一起整理。

整理从合并同类项开始。一家人几十年来穿过的旧鞋，有的藏在床底下，有的收在鞋柜里，还有的存在大杂院的水缸中，从缠足女人的小鞋到当下时尚的款式，几乎就是老百姓的物质历史。他们把所有的鞋都归置到一处。宋冬发现自己八年前扔掉的一双旧鞋竟然还在家里，是母亲跟着他捡回来的，她觉得鞋只不过是咧了嘴，缝一缝粘一粘，完全可以继续穿。

又不是买不起新鞋，为什么非要缝补旧的？母亲的回答是“物尽其用”，这是她那代人的生活哲学。一张纸怎么用，才算真正的物尽其用？母亲曾这样告诉他：先是写字、画画；之后空白地方可以当草稿纸，记记账目，做做备忘；不能写字了，给孩子折纸玩，折纸玩完了，还能包东西；包完东西擦桌子；擦完桌子可以擦地；擦完地之后，还可以晾干，冬天用来生火。

宋冬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，他以为自己对母亲的生活态度非常了解，当年听到这一张纸的七重用法，他还是小小地吃了一惊。

每样旧物，母亲都能讲出一段故事。收拾一堆肥皂时，母亲随口说了一句，这都是当年的肥皂，你结婚时我送给你，你还不乐意。宋冬这才想起当时自己漫不经心的回答：“妈，现在都用洗衣机了，这肥皂跟石头似的怎么用啊？”

有几块肥皂比宋冬自己的年龄都大，这么多年母亲一直留着。姐姐也想起母亲怀着宋冬时说的话，“等冬子长大了我就告诉他，怀你的时候就开始给你留肥皂了”，百感交集。宋冬对母亲说，以后咱们不但不扔东西，能卖的也不卖了，饮料瓶子、旧报纸什么的，全留着！

母亲问，留着做什么？宋冬说，留着做展览，就叫《物尽其用》。

2005年10月，母亲赵湘源和儿子宋冬的当代艺术展《物尽其用》在北京七九八艺术区开幕。展区中一行霓虹灯大字对着天空：

爸，别担心，我们和妈都挺好。

闪烁的霓虹灯下面，是母亲一生舍不得扔的一万多件旧物。

观众如堵，感慨万千。宋冬把家里的沙发搬到展览现场，母亲坐在那里，跟有兴趣的观众拉家常，讲述真正的“老百姓自己的故事”。展览结束，母亲结识了一大群老人，她不仅恢复了开朗，甚至比以前还要乐观。在宋冬看来，《物尽其用》是为父亲和母亲做的，这是一场完美的“中国式救赎”——天堂的幸福太缥缈，尘世的幸福才触手可及。

不仇富，也尊重贫穷

“我妈是不扔，我是收集。”宋冬说。为了《穷人的智慧》，他开始频繁出入拆迁工地、二手市场，专收没人要的那些破烂儿。如今“藏品”数目是多少，宋冬也不清楚，好在他有一个巨大的工作室，平时东西就储存在那里。八岁的女儿“儿儿”把父亲的这些藏品当成玩具，快快乐乐，穿梭其间。

宋冬自幼学习画画，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，本想学机械或建筑设计，却被分配到暖通专业，因此他希望宋冬考进清华大学，“学正经的建筑设计”。宋冬喜欢纯艺术，1985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学院（今首都师范大学）美术系，日后虽然功成名就，但父亲总是有那么一点遗憾。

迷上装置艺术之后，宋冬跟父亲说，这不也是建筑吗？有材料，有空间，只是小一点儿罢了。

装置艺术使宋冬接通了父亲的精神血脉，《物尽其用》之后，又接通了母亲的精神血脉。尽管从事最前卫的艺术，但宋冬从行为到言谈都充满纯纯的中国味，喜欢禅宗，喜欢西藏。不过宋冬认为，《物尽其用》和《穷人的智慧》反映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处境，绝不仅仅属于中国。

《物尽其用》曾在几个国家巡展，宋冬带着母亲全球游走。尽管语言不通，各国观众的反响一样热烈。“各国都有经历过苦难的人，大家都理解‘物尽其用’。中国、印度、巴西、美国……各国穷人

的智慧、穷人的美学都是息息相通的，这是共同人性，而不是专属中国的‘国民性’。”宋冬说。

母亲总是告诫宋冬，咱们都是穷人，血管里流着穷人的血。宋冬也自称穷人，并做着表现穷人的艺术。他对物质匮乏的记忆十分深刻：他刚出生时的房子是五点八平方米，他的第一张床就是个装衣服的箱子，这些他都没有印象，是母亲讲给他听的。五六岁时，全家搬进一处十几平方米的房子。“那个房子地面是花瓷砖，我一进门就躺地上了。我记得特别清楚。”宋冬说。

其实从社会阶层和生活水准上讲，宋冬家族至少三代前就不能算是“穷人”了。外祖父是国民党军官，父母都是学建筑的大学生。父亲虽然下过干校，但回到北京后工作顺风顺水，退休后仍被聘为专家；母亲曾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筑概预算工作，崇文门菜市场是她独立完成概预算的。

宋冬所谓的“穷”是广义的穷。不仅自己是穷人，所有人都是穷人，你总有缺少的东西，穷是一种困境，不管缺的是什麼，都是穷。物质匮乏是穷，才思枯竭也是穷，良心不安更是穷。不仅仅中国穷，全人类都穷。整个地球越来越穷，因为资源越来越少。

贫穷也有不容鄙视的，甚至伟大的一面。譬如名为《胡同：穷人的广场》的作品，在狭长甬道两边摆放着无数破烂儿，勾勒出越来越少的胡同气氛，砖瓦、水缸，废线轴当板凳，破水槽种花草。“这其实是平民的广场。我们拥有太多的广场，但那个广场我们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。在胡同里我们就可以，可以散步，可以聊天，可以娱乐，可以干很多事。”

他认为不应该仇富，更不能鄙视贫穷。贫穷是伟大的，穷则思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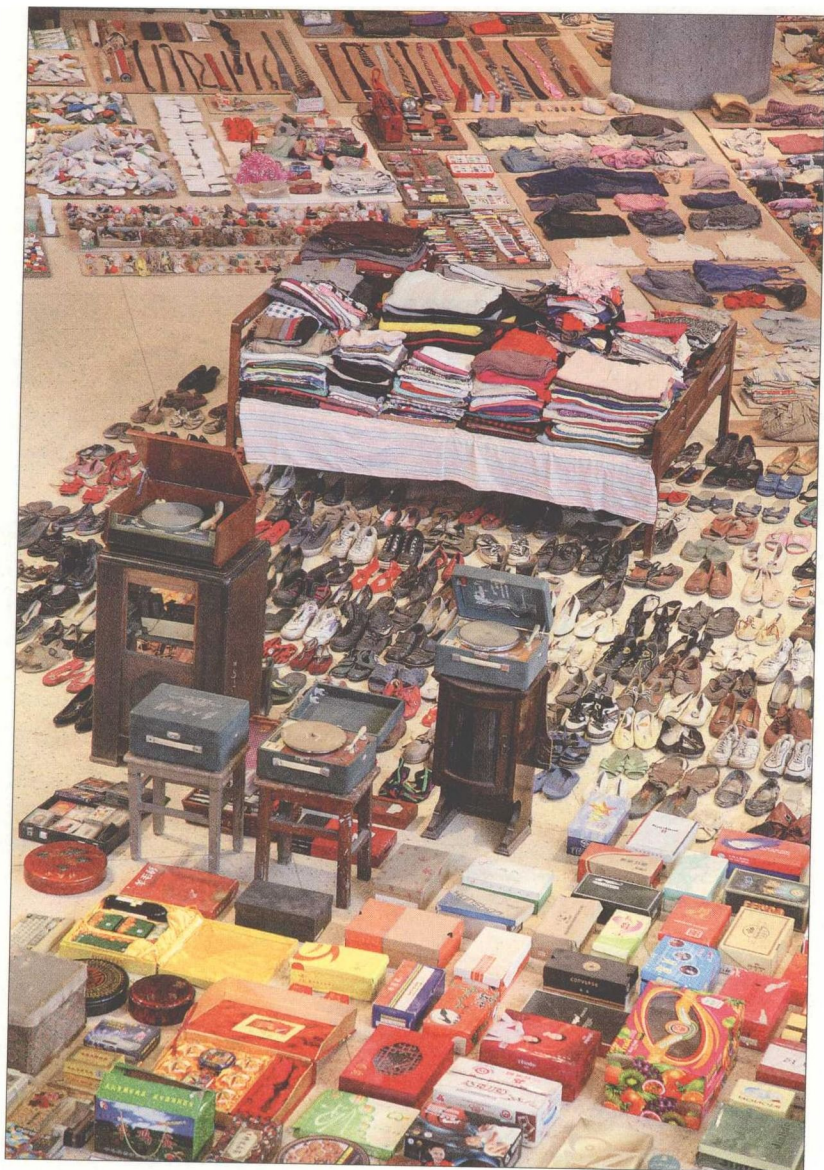
宋冬近乎执拗的，对贫穷怀有极大的尊重感。“《穷人的智慧》像是一座无形的纪念碑，纪念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个穷人。”他说。2009年，宋冬的母亲为了救一只被困在大树上的小鸟遇难辞世。去世前这几年，她是在自信与自豪中度过的。



2005年，宋冬的妈妈赵湘源在家中收拾东西。



宋冬把家里的沙发搬到展览现场，母亲坐在那里。



《物尽其用》展览现场。



宋冬的妈妈赵湘源与姐姐宋慧在展览现场收拾床上的衣服。



《物尽其用》展览的一万多件旧物令观众感慨万千。



《物尽其用》中“食”的部分。